

# 星馬華人 與辛亥革命

顏清湟 · 李恩涵譯



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

71.5.0505

• 61016 •

## 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

著者 顏 清 湟

譯者 李 恩 涵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二三一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 王序\*

數十年來，吾人對海外華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所知甚少，有時任意誇大，有時又輕率不顧，此種誤解的來源之一就是經常被引用的「華僑爲革命之母」一語。海外許多僑社對此固然引以爲傲，津津樂道；而本土華人在企圖訴諸華僑的愛國心，以尋求他們解囊捐助革命時，也常加引述。但時至一九五〇年代，此語已不再適用，這與華僑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四九年的變亂中都不復具有顯著份量，對未來的變動似亦不再參與等事密切相關。

但是，此語確已使許多中外人士視華僑爲革命的力量，許多華僑因此誤以爲他們現在比起從前更爲前進，有些人更想爲自己尋找英雄式和浪漫式的生涯，即使革命不是他們所面臨問題的明

\*本序文係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院長兼遠東史系系主任王廣武教授以英文撰寫，由編輯部譯為中文，原文附後。

顯答案。同時，此語也經常使東南亞的殖民地或本地政府當局警覺到他們中間存在着危險的華人，並且促使該地無謂地捲入與其毫不相干的中國內部之政治紛爭。同時，本土華人也不甚明瞭此種情勢，他們對華僑的意象，彼此矛盾，包括：(一)華僑富有，隨時準備支助革命；(二)投入革命激情的華僑主要是窮苦勞工；(三)華僑必然愛國，願為中國犧牲財產，甚至生命；(四)華僑被外國文化污染，不再關心祖國；(五)華僑是無可救藥的資產者，因此即使不是反革命也全都是非革命；(六)華僑從來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不特別愛國，他們只因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的保護才支持「革命」。

關於華僑，所以有如此眾多的觀點，每一個觀點又都混雜了偏見、疑心和草率的判斷，最重量的原因是迄今有關此一問題的學術著作仍極為少見，因此本書的出版近乎劃時代的標誌。本書不僅是廣博學識的典範，也對那些高估或貶低華僑在辛亥革命中所佔地位的人士，提出了謹嚴的解答。要想了解孫中山先生及其支持者的革命觀念和繼之而起的各種革命思想，對海外一個龐大的華人團體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本書確為傑出的開山之作。無庸置疑，大部分星馬華人都有政治的覺醒，整個世代的人都認同於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共和國，顏博士對此論證詳贍，令人折服。透過正確的描繪，本書使得以後數十年發生在這些華人中間的複雜而扭曲的發展，更為清晰。顏博士已為未來的研究置一準繩，我們希望對於較晚時期的類似研究不久即可問世。

王廣武

一九八〇年五月

## FOREWORD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rol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1911 revolution has been poorly understood. It has been either wildly exaggerated or lightly dismissed. One source of this misunderstanding has been the oft-quoted phrase, "the *hua-ch'iao* was the mother of revolution". This was spoken with pride among many communities outside China, but was also used by Chinese from China when they wished to appeal to *hua-ch'iao* patriotism and sought their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to "revolutionary" causes. But in time, certainly by the 1950s, the phrase had outworn its usefulnes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hua-ch'iao* did not play a notable part in either the revolution of 1927 or that of 1949 and were not thought likely to play any role in future revolutions.

But the phrase did seriously affect the way many peopl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 saw the role of *hua-ch'iao* as a force for revolution. It misled many *hua-ch'iao* into believing that they were much more progressive than they ever were, and led others to seek heroic and romantic careers for themselves even when revolution was not the obvious answer to their problems. Also, it often

alarmed the colonial and local state authorities of South-East Asia about the dangerous Chinese in their midst and caused unnecessary confrontations over political issues in China of no relevance to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ituation was no clearer to people in China: among the contradictory images they had of the *hua-ch'iao* were (a) that they were rich and prepared to support revolution; (b) that they were mainly poor coolies driven to revolutionary urges; (c) that they were invariably patriotic and ready to sacrifice their wealth and even their lives for China; (d) that they were corrupted by foreign cultures and no longer cared for the motherland; (e) that they were incurably bourgeois and therefore totally un-revolutionary if not anti-revolution; and (f) that they were never really revolutionary nor particularly patriotic but supported "revolution" only because they wanted protection from a strong China.

How can there be so many views—each such a mixture of prejudice, suspicion and hasty judgments—about the *hua-ch'iao*.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still so little scholarly work done on the subject. Hence the publication of Dr Yen's book is something of a landmark. It is not only a model of exhaustive scholarship but also a careful attempt to answer both those who exaggerate and those who belittle the role of the *hua-ch'iao* in the

1911 revolution. It is certainly an excellent beginning to the task of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impact of Sun Yat-sen and his supporters, of their concept of revolution and the varied ideas of revolution that followed, upon one of the largest groups of Chinese abroad. For there is little doubt, and Dr Yen establishes this convincingly, that most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were politically awakened and a whole generation came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republic proclaimed in 1912. By getting this picture correct, it throws into greater relief the complex and tortuous developments that took place among these Chinese during the next few decades. Dr Yen has set the standard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we hope that similar studies of the later periods will not long be forthcoming.

Wang Gungw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y 1980



## 中譯本序

本書能和中文讀者見面，筆者感到非常的高興，在出版的前夕，筆者有必要敘述本書撰寫的經過。

本書脫胎於筆者的博士論文，該論文是在一九六九年杪獲澳洲國立大學審定接受，而論文的籌備工作始於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四年杪筆者獲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獎學金，於次年三月初蒞澳都坎貝拉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當時筆者指導老師是費子智教授 (Professor C. P. Fitzgerald) 和駱惠敏博士 (Dr. Lo Hui-min)。在未離星前，駱博士適訪新加坡轉往倫敦進行研究，因筆者係華僑出身，他提議「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為博士論文題目，筆者對中國近代史和華僑史素有濃厚的興趣，這題目介於近代史與華僑史之間，所以欣然接受。一九六五年二月，筆者

辭去南洋大學歷史系助教一職，飛渡重洋到澳都坎貝拉。

坎貝拉是一個新型的城市，位於澳洲東部，介於雪梨（Sydney）與墨爾鉢（Melbourne）兩大城市之間，坎都風景優美，湖光山色，很適宜作研究工作。筆者抵坎都後積極展開初步的蒐羅工作。坎都的澳洲國立大學東方圖書館和澳洲國立圖書館的東方部藏有豐富的中國近代史資料，但有關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的史料卻如鳳毛麟角。在坎都居住一年後，兩位導師都認為筆者有需要親自到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和臺灣等地蒐羅資料，一九六六年六月，筆者偕內人楊桂英女士離坎都作半年的研究旅行，最初數月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工作，收穫頗豐。筆者發現新加坡大學圖書館中文部藏有許多有關的史料，其中最珍貴的是革命黨和保皇黨在新加坡出版的報章，諸如保皇黨的「天南新報」、「南洋總匯報」，及革命黨的「中興日報」、「晨報」和「南僑日報」等。此外，「叻報」、「星報」、「日新報」和「檳城新報」都具有很大的價值。除了新加坡大學外，新加坡國立圖書館藏有豐富的英文資料，就中以海峽殖民地檔案及數英文報章為最重要，這些珍貴的中英文報章無索引可查，必須逐日翻閱，費時很多，加之當時新加坡尚無複印的設備，所要的資料必須一一抄錄在卡片上，幸而內人從旁協助，詳閱報章的工作方可順利完成。由於時間迫促，筆者須日夜趕工，白天在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工作，晚上又在國家圖書館裡埋頭。

除了圖書館的檔案和報章資料外，最珍貴的是私人口述資料和藏本。在星、馬數月，這方面工作的展開有很大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星、馬華人患有政治敏感症，一聽到「革命」兩字臉為之變色，雖然辛亥革命已過了五十五年，但有些人還是非常恐懼。記得有一次在怡保往見一位姓

李的華僑，年紀在七十歲以上，年輕的時候與同盟會多少有關係，當筆者要求他談談往事，他一口拒絕，不願談及與革命黨的關係。他說他怕滿洲人會對他或他的子孫採取報復。這是很可笑的事，但筆者事實上碰到上述的困難。因此之故，筆者稍為改變策略，在索取資料時不提辛亥革命，只問是否與孫中山先生有關係？這策略果然收效很大。孫中山先生雖然逝世多年，但他永遠是活在華僑的心中，所以許多人都願意提供有關的資料，都認為他們的祖先能與孫先生多少有着關係而感到無上的光榮，檳城的一位陳姓老僑領特別囑咐筆者在書中要提到他與孫先生的關係。

私人藏本最珍貴的是陳新政先生的「華僑革命小史」手抄本，陳先生為當時檳城同盟會的中堅份子，他的回憶錄是很可靠的，該手抄本原在陳先生一友人手中，筆者透過新加坡的吳體仁先生獲得一手抄本。吳先生與筆者原是南洋大學同事，對文化事業非常熱心，對筆者的研究非常關心和照顧，他花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手抄一份寄贈，筆者在此特別向他道謝。在吉隆坡，筆者獲「杜南哀思錄」一冊，杜南先生為吉隆坡早期的革命元老，「哀思錄」中有一篇「杜南先生事略」，執筆者是陳占梅先生，陳先生是當時同盟會的領袖，對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哀思錄」附有陳占梅先生小傳，這些資料對早期革命黨在吉隆坡地區的活動的瞭解有莫大的幫助。此外，筆者亦獲得一些珍藏的影印書信，星洲的林莫強先生（林義順先生的六公子），怡保的鄭民偉先生（鄭螺生先生的長公子）等都給予協助。除私人珍藏外，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所珍藏的早期議事記錄（一九〇六——一九一二年）是很有價值的史料。

在口述資料方面，最有價值的是與陳楚楠先生會見的筆錄，透過吳體仁先生的介紹，筆者會

見了這位八十餘歲高齡的華僑革命元老。陳先生是新加坡同盟會的臺柱，與孫中山先生的關係非常密切。陳先生的記憶力很好，事隔多年，他還可以詳敘往事，雖然許多資料已包括在他的回憶錄「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一文中，但筆者還是獲得許多珍貴的的第一手資料，譬如有關孫中山先生對華僑以及對革命的一般態度。除陳楚楠先生外，較有價值的口述資料是與蔡輝生先生、邱鳴權女士及鄭民偉先生的會見記錄。蔡輝生先生是新加坡端蒙學校早期的校友，曾任革命黨控制的同德書報社的主席，他詳細解釋早期端蒙學校教職員中革命與保皇份子之爭，同時他亦提供一些有關張永福先生的史料。邱鳴權女士是新加坡保皇會領袖邱菽園先生的女公子，蒙她贈送一部「邱菽園詩選」，並提供一些早期邱菽園活動的史料。鄭民偉先生是怡保同盟會主席鄭螺生先生的長公子，除贈送筆者一些影印的資料外，還解釋同盟會怡保分會如何與孫中山先生及總會聯絡的詳情。

在香港，筆者花了兩星期的時間在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閱讀早期的「華字日報」，該報對華南一帶的報導非常詳盡。此外，筆者在香港高等法庭圖書館中閱讀兩份香港出版的英文報，「南華先驅報」和「南華早報」，這兩份報章對香港同盟會份子的活動提供了一些史料。

在臺灣的六星期中，部份的時間是花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閱讀總理衙門與外務部檔案，該檔案對清末政府對革命黨所採取政策的瞭解有莫大的幫助。在臺灣數星期中最大的收穫是能利用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黨史會的資料主要收藏在臺中，經羅家倫先生的允許，筆者親到臺中荔園參觀有關同盟會的史料，其中有許多珍貴的報章、手抄本、剪報等等。香港同盟會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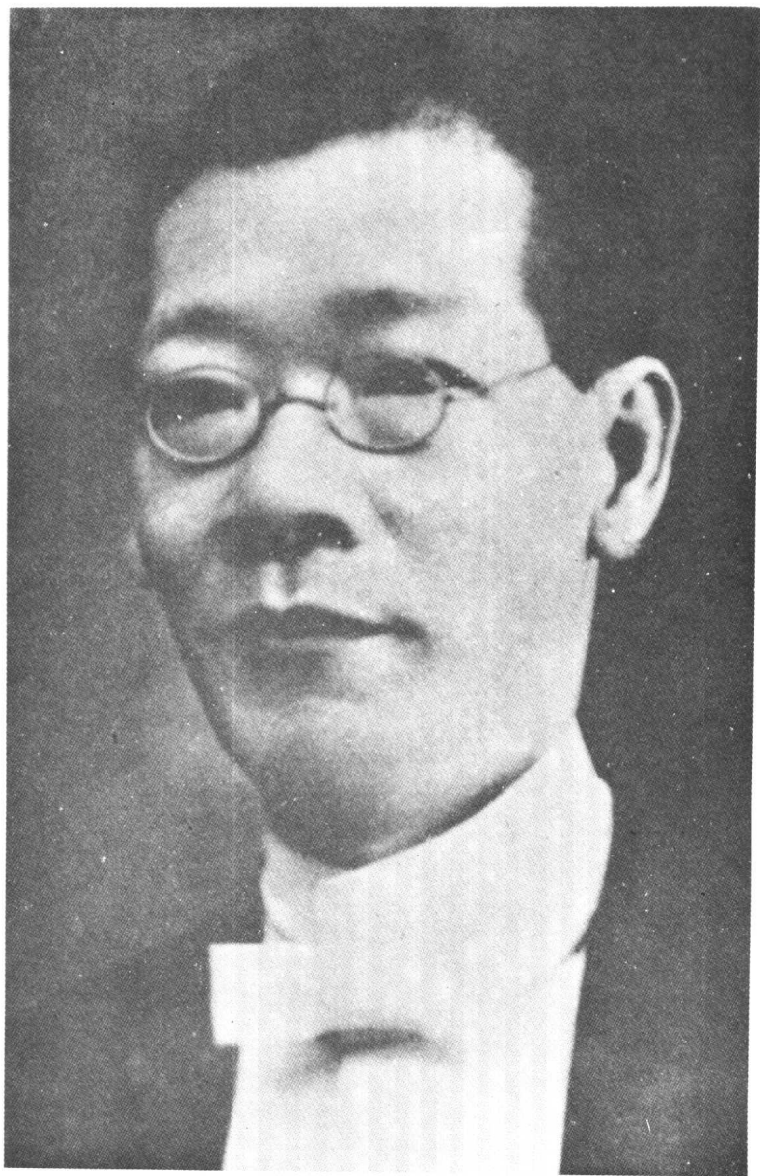
版的「中國日報」，黨史會藏有一份，雖殘缺不全，但價值很高，對革命黨在香港一帶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中還有一些在其他地方不易見到的珍本，如鄧澤如先生的「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一書，雖然該書係一九四八年在臺北出版，但在星馬圖書館已無藏本。鄧先生與孫中山先生的關係很密切，他是馬來亞同盟會的重要領袖之一，書中對早期同盟會時代的回憶是很可靠而有價值的。

一九六九年抄筆者的論文被接受後，曾花了兩年的時間修改，一九七三年交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一直延遲到一九七六年才正式出版。

本書的中文本能和讀者見面，全賴李恩涵博士的努力。筆者在一九六六年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李博士初識，一見如故，李博士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成就很大，著作等身，本書能獲得李博士青睞而譯成中文，筆者感到非常榮幸。李博士的學識及其學術修養使本書增光不少，筆者在此向他致萬二分謝意。此譯本又蒙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院長兼遠東史系系主任王廣武教授惠賜序文，筆者謹在此向他致謝。

顏清煌

誌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  
亞德烈大學歷史系



圖一 新加坡著名的維新派領袖邱菽園(Khoo Seok-wan)。  
(本照片係由邱氏長女邱鳴權女士提供)

WISHING YOU  
1905 A HAPPY NEW YEAR. 1905.

河山我運傑豪原中率相慶逢於海冠衣國上我思

"THOE LAM JIT POH."

# 報日南圖

Chinese Daily News Office, Printers, Lithographers & Book-binders.  
21, 22, Hokien Street, Singapore.

號五十三號一十二第牌門街建福印刊館會陽年坡嘉星

所刷印版石字活無紙開新

後生得解所為 位市漢星理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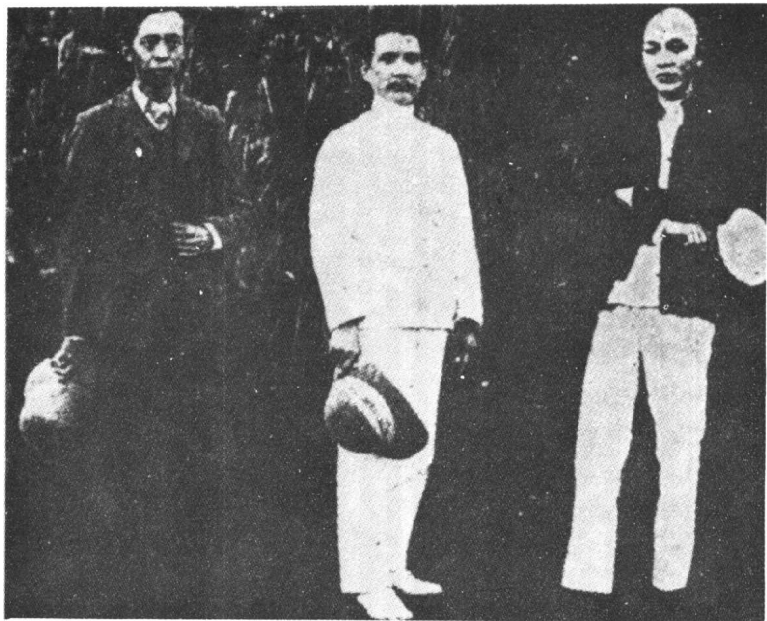
年六零五印位零保政行查 已乙次歲年一十三端光清潤

Top panels (left to right):  
1. 大姓威大生大 (Great Name, Great Power, Great Life, Great Birth)  
2. 鐘 (Bell)  
3. 利不致南利 (Benefit does not lead to South Benefit)

Bottom section (Zodiac signs and elements):  
猪 (Pig) 狗 (Dog) 雞 (Chicken) 猴 (Monkey) 羊 (Goat) 馬 (Horse) 蛇 (Snake) 兔 (Rabbit) 虎 (Tiger) 牛 (Ox) 鼠 (Rat)  
亥 (Pig) 戌 (Dog) 酉 (Chicken) 申 (Monkey) 未 (Goat) 午 (Horse) 巳 (Snake) 辰 (Dragon) 卯 (Rabbit) 寅 (Tiger) 丑 (Ox) 子 (R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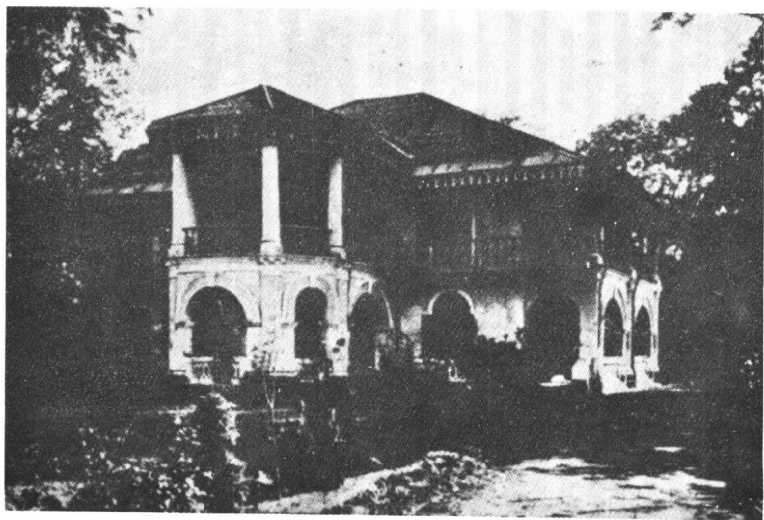
圖二 [圖南日報] 所印用以在東南亞各地傳佈反滿革命思想的一九〇五年日曆。

(摘印自張永福撰[南洋與創立民國]一書)



圖三 自左至右：張永福、孫中山先生、陳楚楠，一九〇五年攝於新加坡晚晴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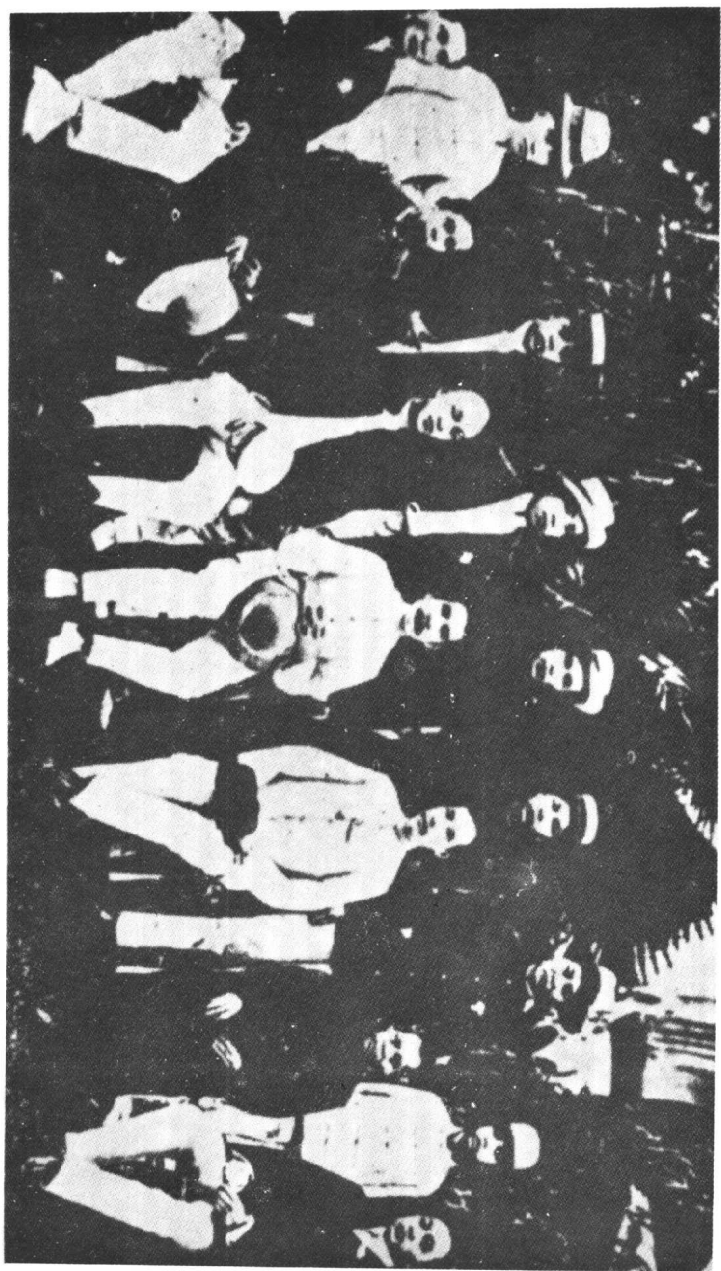
（摘印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輯，第十冊）



圖四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間作為新加坡同盟會分會總部的晚晴園。

（摘印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輯，第十一冊）





圖五

一九〇六年孫中山先生與新加坡同盟會分會各創始會員合影。

(摘印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輯，第十一冊)